

影星的世界

余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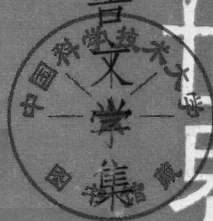


影星的世界

报告

文学

文集



江西人民出版社

影 星 的 世 界

余 之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 插页0 字数18万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200

统一书号: 10110·546

定价: 2.50元

ISBN7-210-00063-1/I·22

说“影星”

——自序

余 之

一

影星的世界，是迷人的、丰富的，因为它是一个“人”的世界。

收集在《影星的世界》中的十余篇报告文学，是从我近年来创作的影人传记、报告文学、人物特写中挑选出来的。我有意识地选择了活跃在我国影坛的老、中、青三代著名影星：白杨、杨在葆、许还山、刘晓庆、潘虹、斯琴高娃、王馥荔、陈冲。他们的银幕形象，为中国电影事业增添了光彩，他们在观众中拥有最广泛的崇拜者。

明星现象，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也是自电影问世以来的传统现象。影迷崇拜影星，影星拥有相当范围的影迷，这既是影星个人的气质、相貌特征、表演才华所致，更是由他们所创造的银幕形象所产生的精神效果。崇尚影星，自从“电影王国”好莱坞建立“明星制”以后，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而且，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是超越民族的、国籍的限制的。由于各国之间的电影文化的交流，国际性电影节的举办，具有表演天才和艺术魅力的影星，会越出本国的地界，在异国他邦找到崇拜者和知音。

由于电影是一种拥有最广大的观众群的文学艺术样式，决定了明星们在人们的观赏范围内拥有最广泛的市场。由此，我们也不难找出答案：为什么以记述明星生活、艺术道路为内容的自传、别传会获得各阶层人民的欢迎？明星传记会成为出版物中受青睐的畅销书？

人们在银幕上已经熟悉了他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有些形象历经数十年而不衰，有些形象甚至成为无数痴情男女崇拜和模仿的偶像。人们在银幕上熟悉了明星们的表演，但人们也急切地需要了解他们在生活中的本来面目，他们的个人经历、感情生活、艺术道路，以及他们何以能成为一代明星的原委。——所有这一切，都生动地构成了影星们多姿多采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

这个迷人的、丰富的世界，不仅是电影史的一个立体的补充，而且对那些渴于走上艺术成才之路的少男少女们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我本着这基本的缘由，写下了一批在观众中享有相当声誉的影星纪实性文字，并从中选出八位汇集成书交出版社出版，取名为《影星的世界》。

二

影星，正是基于他们所创造的栩栩如生的银幕形象，和他们所从事的具有最广大观众群的艺术样式，所以容易在自己的周围拥有相当可观的崇拜者；也正是基于影星与影迷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关系，影星们也自然成为新闻报刊、尤其是以电影业为报道对象的专业报刊的追踪目标。

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习以为常的事。

影迷崇拜影星，在其疯狂与广泛的程度这点上，外国并不比中国来得逊色。

在西方世界，电影业与电影报刊都蒙上了一层强烈的商业色彩，新闻记者、电影报刊往往把影星作为流布社会新闻的“猎物”，热衷于风流韵事、桃色新闻，以提高电影报刊的销售量（当然，我们并不排斥有严肃的、热衷于电影事业的电影评论家、电影史学家和电影记者的存在）。

在我国，虽然电影业和电影报刊也要讲究经济效益，不可能不带有商业的因素，但它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的功能应该是、也必然是：着眼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陶冶人们的精神情操以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美的享受。

因此，作为促进和繁荣社会主义电影事业为其主要任务的电影报刊，也应当本着这样的精神，来张扬影星们迷恋事业的献身精神，实事求是地总结影星们成才的奋斗道路，以及他们在艺术与感情生活的结合上，透示他们对美、对理想的理解与追求。

在中国，无论是老一代的电影明星，抑或是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影星，他们也和活跃在其它各条战线上的尖子人物、“服务明星”一样，他们所从事的创造性劳动，同样应当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其它生产部门所不同的是，他们所生产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对人们的生活同样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精神与物质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缺一不可的。精神财富的创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显得复杂与艰巨。作为以促进电影事业、扶植电影人材为主要任务的电影报刊和电影记者，理应把笔触伸向他们，把镜头对准他

们，生动而又准确地描绘他们绚烂多姿的生活，充满艰辛而又欢乐的艺术实践，以及他们的生命历程中的酸、甜、苦、辣。

当然，我们在描绘他们的时候，切忌热衷于那些没有根基的小道传说；专事打听他们暂时还不愿意公诸于世的、纯属于私人生活领域的秘事；不要去报道于人于己于报刊均不利的影星秘闻，大肆张扬蛊惑人心的“马路消息”。否则，我们就会把一件严肃的事业，拖入庸俗的泥淖。

影星传记、纪实文学是一种正在兴起的、有着无限宽广的发展天地的文学样式。维护它的严肃性，是使之健康的、长远发展的重要保证之一。在这一点上，传记文学作家和电影报刊的记者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

无论从繁荣文学创作，还是从丰富电影史料的角度，影星传记和影人纪实文学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影星传记和影人纪实文学，作为一个有着它自身的特点的文学门类，它的独立性和认识价值会越来越鲜明地体现出来。

影星传记和影人纪实文学的兴盛与繁荣，需要电影专业人员和传记文学作家共同来完成。而影人与作家之间的相互信任、真诚的合作，对于影星传记与影人纪实文学的创作是至关重要的。

我认为：传记作家和电影记者应该和电影工作者交朋友。不仅仅是在需要写作或报道他们的时候，才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而是应该在他们需要的时候，随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和他们一起参加角色的分析；和他们一起分担个人生活、

日常工作中出现的忧愁；和他们一起商议解决所会遇到的种种困惑与矛盾……

只有在这种时候，他们才会毫无提防地、真率坦诚地交出他们的心，吐露他们的忧与喜，苦与乐，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挫折。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获得丰富、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从中窥见他们那颗丰富而深邃的心灵，性格中的坚强与脆弱的部分，感受到他们——既是影星又是普通人的多色彩的内心世界。

放在《影星的世界》中的带头篇《跋涉者》，刊登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号的《文汇月刊》上。这篇报告文学的写作早于我收到拙著中的其他几篇文章。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左右的报告文学，是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完成的。当然，积累材料，了解杨在葆其人，和他家人的多方面接触，不是靠突击的时间便可以完成的。早在《原野》摄制完成时，我便和杨在葆接触，和他的前妻夏启英同志多次聊天，在杨在葆三个平方米的“斗室”里和他经常的边喝点酒、边嗑花生米，常常畅叙到子夜；在他妻子去世的最后日子里，我常常到医院里去看望他垂危的妻子，目睹了杨在葆料理妻子的动人情景，感受到了“男子汉”在家庭生活中的温情与柔性的另一面；在杨在葆心情孤独、痛楚的春节，我邀他来我家饮叙，以暂时排解淤积在心头的郁闷……长期的朋友式的交往与接触，使我更能立体地了解了其人其事，使自己在落笔作文时能较多地驾取素材。文章发表后，不少同志给我来信、来电称赞《跋涉者》一文，材料扎实，叙述动情，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同单位的一位青年女同志激动地告诉我：她读了两遍，每读一遍都哭了……这些反馈使我清楚地意识到，写

影星的报告文学同其它文学样式一样，成功的契因不仅仅是依靠文字的花哨，更为至切的则是内容的扎实，真切地写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写作刘晓庆、斯琴高娃、陈冲等人的文字时，同样是如此。我不会忘记自《我的路》发表前后，一直到《文汇报》、《中国电影时报》联合举办“新时期十年电影奖”这些年来，和刘晓庆接触、交谈，和她家人接触的每一幕，我也不会忘记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和简陋的平房里，与斯琴高娃、她的朋友们一起喝奶茶、长时间的交谈的情景，斯琴高娃声泪俱来、激情难抑的面容，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略叙这些，只想说明一点：和影星的接触要以诚为怀、以诚会友——这跟所有的“人”打交道的道理是一样的。既不要俯视，也不要仰视。切记不要摆作家、记者面孔，也不要琐屑萎缩，自惭形小。人的心灵总是可以相通的，不是全通，哪怕局部的、一点之通，也可以架起信任与友谊的桥梁。

影星不是圣人、完人。对于他们的成功要充分肯定，对于他们的不足与瑕疵，要有宽容之心；当然，对哪些有碍于自己发展的“失控”之点，也应本着诚挚的朋友之心，坦率地给予指出。共同语言，也只有相互了解、相互支持的过程中获得。

四

收在拙书《影星的世界》中的文章，近年来先后在《文汇报》、《电影文化》、《中国电影报》、《当代作家》等报刊

上发表过。这次出书时，对各文的标题和局部文字作了修改，统一了体例。

在这些文章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我的写作对象的大力合作。在收集成书时，又蒙江西人民出版社和责任编辑李春林同志的热情支持。

如果说，这本书能算作是我近年来在繁忙的编辑之余，写作影星报告文学的一个总结和脚印的话，那末，从这个总结和脚印中，可以看到我的支持者们的诚挚的影子。

无论从编辑与作者的双重身份来看，我始终认为：任何一个人，他的工作与写作都离不开认真的朋友们的认真的支持。我说的“认真”，是排斥任何轻巧、廉价的奉承和不负责任的调侃之风的。记得马雅科夫斯基在创作中，当他写完一首诗，获得一句绝妙的诗句或比喻，他常喜形于色地跑到朋友那里去，去听听他的那些把马雅科夫斯基的作品视为自己的成果的认真的朋友们的认真的评点。

他把认真的朋友们的认真的评点视为至宝；他也把他的真诚的朋友视为至交。在相互间不知疲倦的、严肃、认真的探讨中，获得创作的无穷无尽的乐趣和快感。

人是要有精神支柱和朋友间真诚的扶慰的。拙著《影星的世界》就是这种支持和扶慰的结晶。因此，当这本不成熟的小书和广大读者见面的时候，我首先要感谢长期给我帮助和激励的电影界和文学界的朋友们。如果，宽容的读者也能接受这一份粗糙的“产品”，并能从影星们各自不同的、色彩斑斓的生活与艺术经历中，获得一点有益的启示，那我将会非常欣慰和高兴的。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目 录

跋涉者

——杨在葆纪实 (1)

蒙难记

——许还山纪实 (26)

冰凌花

——斯琴高娃纪实 (46)

悲星之路

——潘虹纪实 (59)

米仔兰

——王馥荔纪实 (70)

春华秋实

——白杨纪实 (76)

小花之谜

——陈冲纪实 (91)

痛苦与幸运的选择

——与陈冲、柳青对话录 (180)

痛苦与欢乐

——刘晓庆纪实 (204)

《我的路》前前后后

——风波纪实 (233)

书后赘语 (266)

跋涉者

——杨在葆纪实

我是一个跋涉者，一个探索电影艺术的跋涉者。

在生活和艺术创作中，要有明确的目标，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崇尚虚名，把成功寄托在侥幸和幻梦之上——此路不通！

——摘自杨在葆日记

理解与支持——比什么都珍贵

秋风。落叶。细雨斜打梧桐。

睡梦中的上海，安谧、宁静。外滩传来的钟声：清晰、洪亮、悠远……

毗邻外滩的一家医院的病房里，此时的空气似乎凝固了：氧气瓶的指针以几乎觉察不到的速度在走动；输液管里的液汁一滴、一滴地往下滴着，几乎听得见声音……

杨在葆坐在妻子的病床边，按着她的脉搏，默默地注视着妻子的一举一动。他已经整整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两边坐着十九岁的儿子和十五岁的女儿。

漫长的不眠之夜呵，杨在葆不知已度过多少次了。一年多来，他白天拍戏、导戏，工作一完就往医院跑，给妻子煮面条、擦身子、端尿盆……晚上，就在医院的走廊里或者妻子的床沿上打一个瞌睡；健康、壮实的脸庞，一天一天的消瘦了……

妻子翕动了一下嘴唇。女儿正要喊妈妈，杨在葆摆了摆手，制止了。

一会儿，妻子吃力地睁开眼睛，凝滞、无神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坐在身边的丈夫、儿子和女儿。她拉着两个孩子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妈妈……不行了，你们要听爸爸的话……要支持爸爸的事业……”早已泣不成声的儿子、女儿使劲地点点头。

俄顷，她吃力地把头转过来，把手搭在杨在葆的手上。脸上泛起一阵从来没有过的红晕，眼神中闪亮着异样的光彩。声音微弱、短促，一字一顿，好象用尽了全身最后的余力：

“在葆，你是个好人，我对不起你……连累了你的事业！”说着说着，两行泪珠溢出了眼帘。

“启英，不要这样说，这样说使我很难过……”平时从不落泪的刚强汉子杨在葆，再也抑止不住悲痛，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他的妻子夏启英，是上海青年话剧团的演员，曾在话剧舞台上塑造过许多成功的艺术形象。从小她和杨在葆是邻居，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直是同窗学友，大学毕业后又在一个话剧团工作。三十多年，风雨春秋，朝夕相处，互敬互爱。生活中，她是一个好妻子；事业上，她是一个好战

友。

人人都需要有爱情。但对于爱情的追求却不是人人都一样的。对于杨在葆来说，他追求什么呢？妻子最懂得丈夫的心：他需要理解，他需要支持，他需要搏击，他需要事业。

“在葆，你去吧，不要老惦记我的病。”这些年，杨在葆电影拍得多了，东南西北，经常随着摄制组在外跑。而每次外出，妻子总是这样对他说。

“这是药方，这是我新买的中药，一天三次，别忘了。”妻子支持丈夫，丈夫也疼爱妻子，每次外出，杨在葆也总是这样叮嘱妻子。

在外景地工作的日子有长有短，天南地北的风光也各有异趣：名胜古迹，新城僻镇；湖光山色，亭台楼阁，谁不想浏览观赏一番？然而，杨在葆每一次拍摄告一段落，总是一天也不逗留，急匆匆地返回上海。一下火车，一下飞机，又总是带着妻子爱吃的水果、点心，急匆匆地朝医院里跑。妻子需要他的温暖，需要他的体贴；他也需要妻子的支持与关切。和妻子在一起谈戏、排戏、对台词，他心里感到充实、感到愉悦。

这是他刚从外景地返回不久的一个年三十之夜。

家家户户杀鸡宰鸭，连空气里也弥散着诱人的香味。马路上人们的脚步都是急匆匆的，连病房里能走动的病人，也由他们的亲人陪伴着急匆匆地回家了。是呵，人们需要团圆，需要欢乐。

杨在葆同样需要团圆，需要欢乐。他的步子也是急匆匆的。但是，他的方向却与人们不一样：医院。

“启英，我们的《血，总是热的》快拍完了，现在还剩

下最后一场重头戏，有长达六分钟左右的台词，”杨在葆一边打开从家里带来的香喷喷的饭菜，一边说：“我表演给你看看，你替我琢磨琢磨。”

于是，他昂起头，撑着腰，很快进入了角色。

“说话快了，可以放慢点……”“对，声调要注意节奏。”妻子背衬着枕头，在导演着：“上楼的脚步子要显得稳重、有力……要挺起腰……好！”

杨在葆笑了。笑得那样舒心，那样甜蜜——这只有在获得爱妻的褒奖时，才会从心底发出这般醉人、会心的微笑。

当他们拿起饭盒分享这顿别有风味的“年夜饭”时，饭菜却凉了。就这样，他们在病房这一特殊的“排演场”度过了不寻常的“大年三十”。

这才是生活呵！

成功：跋涉者的起点

台阶：一级、二级、三级……

脚步：一步、二步、三步……

银幕上下，千百双眼睛一瞬时在一点上集中；千百根敏感的神经顷刻间在他身上聚拢。罗心刚——这位四化建设的改革者，心头交织着忧虑与激愤，终于站起来了，走出来了！象一株铮铮的苍松，屹然挺立在工人们的面前：

“同志们哪，难道你们看不出来！我们的退路已经不多。我们搞了三十年，不理想。万一再搞二十年还不理想，中国怎么办？没有退路了。同志们，我们只有和党同心同德，拼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来！”

“有人说，中国的经济体制象一架庞大的机器，有些齿轮锈住了，咬死了。可只要用我们的血作润滑剂……这话已经说滥了，不时髦了，没人要听了。可无论如何，我们的血总是热的！”

坚毅、沉着的声音传开去、传开去，萦绕大厅，飞越屋顶，和工厂机器的轰鸣，工地上结实的夯声，组合成气势磅礴的旋律；

铿锵、有力的声音回拢来、回拢来，在人们的心头激起一阵阵感情的热浪……

骤然间，大厅里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呵，这是一幕令人动情、感奋的场面！在电影放映过程中，观众为一部影片的成功鼓掌，这是很少见的。

观众是最严厉、公正的裁判。《血，总是热的》拨动了他们的情弦，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主人公罗心刚的话，说出了亿万人民立志改革、要求加快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强烈愿望——因为这声音，应和着人民的呼声，跃动着时代脉搏的节奏。

“这个演员演得真象厂长，他过去演过啥？”一位学生在向他的同伴打听。

他演过啥？多了：《年青的一代》中的进步学生肖继业；《这是我应该做的》中三轮车工人丁根宝；《红日》中的我军连长石冬根；《白求恩》中的我军连长徐世杰；《从奴隶到将军》中的罗霄将军；《原野》中的农民仇虎；《许茂和他的女儿》中的生产队长金冬水……哟，对了，还有一部他导演的电视剧《上海屋檐下》，他扮演知识分子匡复。数一数，总共十二部。除去大革文化命的十年，杨在葆从一九六

三年拍第一部影片起，平均一年一部多！

成功，既能促人奋进，也能使人止步。有的人在成绩和喝彩面前沾沾自喜。甚至被闪烁闪烁的荧光灯，照得眼花缭乱……

“老杨，请你给我们杂志谈谈成功塑造罗心刚的体会吧？”

擅长组稿的编辑，总是勤于跑腿的。他们找到了厂里，找到了家里，最后，跟踪追击找到了医院里。一进病房见他正忙着，就简单打了个招呼，在走廊里坐等……一等，就是两个小时！好不容易接上了话。噢，这个杨在葆也真是，那股子扭劲比编辑还要足；笑嘻嘻的，七拐八拐，就是不吐一个“写”字。

妻子又呻吟起来了。哎，实在对不起，过两天再谈吧！

过两天，一份电报来了，新的拍片任务下来了。他又要走了……

走呵，走！这些年来，他总是来去匆匆，不停地走，奋勇地走！就象罗心刚走在建设四化的道路上一样，一步一步地艰苦跋涉！

走呵，走！几十年来，杨在葆就是在风风雨雨的人生道路上，从一个乡村穷苦的放牛娃——大学生——演员，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草棚舞台上的“总导演”

安徽宿县，曾是中国原野上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城。四十八年前，杨在葆就出生在这块充满饥馑、荒凉、贫瘠的土